# 臣軌

187
481

第7-2

187-481
*1200800100336*

187
481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54. 7. 16

79W29188

舊唐書經籍志云臣軌二巻太后撰
新唐書藝文志云武后臣軌二巻
通志略云臣軌二巻唐武后撰
郡齋讀書後志云臣範二巻右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
或作軌武氏称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
今闕其下五篇

臣一本作𢘑一部内皆同則天皇后用此臣字

# 臣軌序

天后御撰　鄭州陽武縣臣

二字當本无小字傍書

[illegible]德文庫

盖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群生等於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之恵迺中迺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無隔（靡无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也）常願甫殫微懇上翊紫機爰須衆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則哲志切旁求（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亦曰旁求俊彦啓迪後人也）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

聚星辰之秀簪裾珩珮所以別貴賤也左思蜀都賦曰近則江漢炳靈代載其英蔚若相如爝若君主毛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精生於豐逼於制度也

群英莅職衆彥分司莅臨也文子曰知過万人謂之英孔安國尚書傳曰美德曰彥也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也伹母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徒已積忠良猶且思無勸勵書曰咸懷忠良也昔文伯既逝仍加

管形字倒

喻軸之言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諸汝理國之要盡在經耳夫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可以為相文伯再拜受教矣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也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論語曰忠告以善道之也近以暇辰遊心策府穆天子傳曰觀先生之策府也聊回憚管用寫虛襟襟心也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管彤

有違悖悦懌女義之也故綴叙所聞以為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乱爰著十章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鄭玄曰乱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畢公栄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思殷室之両臣分為両巻謂伊尹傅説也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為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縄準曰禹之為君也左準縄右規矩若乃遐想緫載服鑑前脩楚詞曰謇吾法夫前脩也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也資

棟梁而成大廈憑舟檝而濟巨川書曰若済巨川用汝作舟檝也唱和相依同功共體毛詩曰唱予和女也然則君親既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毛詩曰率由舊章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孝経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臣主之義其至矣乎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休戚是均可不深鑒休義也戚憂也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榮行漢書張良言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薬苦於口利於病也今故以

慈所撰晉錫炅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禆導之益史記曰孔子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賛一辞説文曰禆倍益也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輕巽語為珍蒼璧喩而非寶荘子曰黄帝遊於赤水之北遂帰遺其玄珠論語曰巽与之言能無説乎周禮曰蒼璧礼天也是知贈人以財者惟申即自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終身之福家語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也若使佩茲箴戒同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急己也修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歳積慶与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与上而倶泰察微之士宜所三思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庶照鄙誠敬終高德九諸章目列於後云

# 臣軌上


同體章　至忠章
守道章　公正章
匡諫章

管蠡抄載作戴

而化与

而化与

君或本作雲則天皇世用君字

##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四支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耳聽目視皆由於心故爲心之使也相須而後成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須乃成其體也相得而後成用君俟臣理臣俟君食上下相得乃成其用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資敬同也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國故云未若也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安國曰

流布本余作予人作民

桶當作桷

言大體若身余欲左右有人汝翼孔安國曰左右助也。我所有之
人冨而敎之汝翼成我也余欲宣力四方汝爲宜布也。孔安國曰布
力立理功汝群臣當爲也故知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
臣稟君之令故以君爲心君須臣之力故以臣爲體也心安則體安君泰
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外君憂於
上而臣樂於下瘁病也。言心病則體病君憂則臣憂也古人所
謂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構
大廈者必藉衆枝雖楹柱棟梁栱櫨榱桶長

短方圓所用各異自非衆材同體則不能成
其構言有棟梁櫨栱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廣廈爲國者亦猶
是焉謂人君欲理國者亦必資其衆賢之也雖人材能天性殊
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君臣同體則不能興
其業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與其功業也故周書稱殷
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也。凡人也雖
多而離心離德不用也此其所以亡也言殷以離心而亡也周武
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乱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少而心

註弘己下十六字一在達四聽下是

德同 此其所以興也 言周以同德而興也孔安國曰廣視聽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之也 尚書曰明四目達四聰 謂舜求賢使代己視聽於四方也 昔屠蒯亦云汝為君目將司明也 汝嬖叔也杜預曰職在外故主視也 汝為君耳將司聽也 汝師曠也杜預曰樂所以聽耳也 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 言有賢臣為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奧絕 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也 万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群官以備爪牙耳目 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

力下一有盡勞而不望其報也八字是

肱耳目也 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 盡其臣之所能 故冕旒垂拱無為於上者人君之任也 晏子曰旒臣人君冕前有疏臣多見書曰垂拱而天下理論語曰無為者其舜與之也 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 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人又曰乃命三后恤功於人至忠章曰竭力 漢名臣奏曰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不能勿言 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 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志欲君之

徑於經誤

群書治要所載陸景典語文少異可併考

安也 韓子曰龍為虫也擾柔而可撫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經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也

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備員而已 言君之俟臣欲其助已宣化豈唯但備其員已也

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 必俟賢臣之力

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 各有司存

處其位者必荷其憂 憂其所主事也

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事主亦如手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事 協合也

不俟命而自勤 同體故也

不求容而自親 協心故也

則君臣之道著也 臣主同體上下協心是其道著

管蠡抄信作任 治要所載本作信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盡力焉稱材居位稱已之材而居其位稱能受禄稱已之能而受其禄不面譽以求親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已也不偷悦以苟合不苟悦君心而与之合也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豊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為正不為邪也不以私害公納公而弃私也見善行之如不及論語曰見善如

管蠡抄程作呈求作問

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逮 若鮑叔薦管仲子皮舉子産也 竭力盡
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
益於國務有濟於人 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在其益國濟人故也 夫事君者必以忠正為基忠正者以慈惠為本故
為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
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也 所以大臣必懷養
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 去小利也 忠不可兼 行大忠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

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
之賊也 若存小利則大利不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小利為大利之殘小忠為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而取大之也 昔孔子之曰為人下者
其猶土乎 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懈勤勞不倦无所不為加土之性也
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
焉禽獸育焉多其功而不言 不自伐其功也 此忠臣
之道也尚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 曰 孔安國曰汝有

善謀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内汝乃順行之於外也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
於世也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人作忠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
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謂心常在其左右也不倦乎
勞辱之事言雖有勞辱之苦而不以為倦之也見父母體之不
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食憂思
在心故想其寢食孝經曰病則致其憂也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
而戴之樂之而不厭之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
之恐其不從己故涕泣以感之孜孜為此以事其親焉有
為人父母而憎之者也孔安國曰尚書傳曰孜々勤勉不怠也
人之事君也使無難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
無所避也言皆樂為之不以難易勞逸而生憚避也其見委任也
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敢怨
恨而加勤見君之委任則捨恩而加敬見君之遺忘則不怨加勤此為臣之道

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易而改變其心志之也）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欲君之善徧於天下）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有失（恐君之過聞於他人）孜々爲庇以事其君焉有爲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也（親知然後乃爲孝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也（君知然後乃爲忠也）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經曰故以事君則忠也）非夫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潁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也）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論語曰孝悌也其爲人之本乎鄭玄曰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君尊而親卑故）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国大而家小故）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君者親之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立（親由君而得存家由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

(後家而先國也)昔楚恭王召令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蘇(管氏蘇名常侍於君)與我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言常以爲君之道義勸正我已)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若其勸正已故)雖然吾有得也(謂得其爲君之道義)其功不細(言勸正之功甚大也)必厚祿之乃拜管蘇爲上卿若管蘇者可謂至忠至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言道之廣大无所不苞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高而不可窮其際深而不可測其原)苞裹万物(道之放布无不含容)稟授無形(千品萬物皆始於道)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言能屈申隨變)小而能大(小入无間大苞无外)昧而能明(外闇而内明也)弱而能強(後身而身先也)柔而能剛(甲而不可踰也)夫知道者必達於理(理由道達)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權由理明)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巳不以外物而守於巳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
就莫之能害也夫權道及經合義无所不通審其安危明其去就福至不
喜禍至不憂唯變所適故莫之能害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巖林
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主忠立名顯而身榮
言以此道退居而閑遊潛道則江海山林之士皆服從於巳以此道佐時而匡其君主則
忠名顯而身先榮也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退謂閑遊進謂匡主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言道之所在者聖人
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於峒山唐堯見四子於汾水也老子曰道常無為

而無不為河上公曰道以无為為常也侯王若守之万物
將自化河上公曰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巳也以道佐人
主者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河上
公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夫佳兵者不祥之
器河上公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也故有道
者不處河上公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又曰上士聞道勤
而行之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則長存治國則太平傾然而存之退見賊色榮利

感於情欲而復亡也 下士聞道大笑也 河上公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蒙敬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為道 河上公曰不為下士所笑不足名之為道也 莊子曰夫體道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言體道之人隨物變化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一心定而萬事得 事得由乎心定 文子曰夫道者無為無形 湛然安靜莫見其形 內以修身外以理人 言理人修身皆資於道 故君臣有道即忠惠 君惠而臣忠也 父子有道即慈孝 父慈而孚孝也 士庶有道即相親

更相親愛 故有道即和同無道即離貳 言人有道者雖疎遠而必和同无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 由是觀之無道不宜也 道周萬物故所在皆宜也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 纔自足也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道濟群品故皆足也 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 言福之大小在其所取之也 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清其心者也 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矣 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 夫言行合宜忠孝得道皆由於

注
○林茂而鳥自歸

(道故君子守之也)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言道明自
廣遠如日月照天下無所不至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
驚千里不能移其處(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内各
景同故其處不移道亦然也)其趨捨禮俗無所不通(道能通於
萬事)是以容成得之而為軒轅傳說得之而為
殷相(得謂得道)故欲致魚者先通水(泉深而魚自至)欲致鳥
者先樹木○欲立忠者先知道(知道而忠自立)又曰古之立德
者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心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

志(言立德之人志在於道貪賤之辱尚乃志之則名利之榮豈能動矣也)職繁
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以道理之故也)靜而無欲
(志清靜而無所欲也)澹而能閑(心恬憺而能閑逸也)以此修身乃
可謂知道矣(言能以此六者修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矣也)不知道
者釋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不知道之人則釋其己之所以
有而求其己之所未得物也)神勞於謀智煩於事(勞於分外故也)
福至則喜禍至則憂禍福萌生終身不惜此
由於不知道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

焉山高而後有雲雨也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水深而後有蛟龍也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矣道成而後有福祿也萬物得其本則生焉百事得其道成焉本亦道也

則

##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為夫天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為臨燭四時之有代謝而豈有私哉也恐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夫志士仁人佐時匡主須天地之道行公正之心不以親昵而變其情不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誅其弟石鵲戮其子行大義而弑其親如此者可謂公矣也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智而用私弥長其邪愚而用公轉近於正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營私家營私家則官事不成在公門則不言貨利言貨利則

公門不正　當公法則不阿親戚　阿親戚則公法不行　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避仇讎則野有遺賢左傳曰外舉不弃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　言人臣之公者事君則尽忠利下則尽仁　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　伊尹呂望也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君子群而不黨也　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　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殷周竭意君朝无心私室故得功存於古名顯於今可謂人臣之公也　理人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　唯公可以當此一焉　唯公心可以奉國唯公心可



以理家　言无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　公道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　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神明不勞而姦邪自息也　私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　私道既行則人皆盈詐故雖繁其刑罰而姦邪不止也　故公之為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　公正无私其事易立故出言雖少而所用則博也　夫心者神明之主　神非心不明故以心為主　万理之統也　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之也　動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其心　言動發心神不失其正則雖天地之大亦可感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之君子

樹德立功者莫不先正其心矣也 夫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 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淸也 鏡水以明淸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無怨者以鏡水至公而無私也 鏡水至公猶免於怨而況於人乎 言人能公正者則必不能怨也矣 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說苑曰人臣之

行有六正六邪 行六正則榮 犯六邪則辱 言榮辱隨其所行也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 禍福由榮辱而生也 何謂六正六邪 六正 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謂事未發之時 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 謂使功格上天德流後裔之也 天下稱孝焉 稱主之孝 如此者聖臣也

二曰虛心白意 白謂潔白 進善通道 通有道之人於其君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 勉謂勸勉 諭猶曉也 長策若張良八難陳

弘決外典抄引此注功下有成字
今本說苑大作良而羣書治要作大
今本行上之德二字（治要有之字）家下社稷宗廟四字有
弘決外傳抄往下有古字皆作比
今本察上明字有（治要同）今本察下幽字有（治要作極）

平六奇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孝經曰將順其美鄭玄曰善則稱君又曰匡救其惡鄭玄曰過則稱已也
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伐猶取言功事立雖由於已而皆歸之於君不敢獨取其勞也
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進賢不解 進舉賢良而不懈怠
數稱於往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 往古行事者謂往之君所行之事若堯舜禹湯之皆稱之以勵其君
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謂察見其君有成敗之事則早



今本令化使世化以（治要同）
注世弘決外傳抄化己
今本无令字
今本素作儉
今本諛作道（治要作道）
弘決外傳抄臣貞作貞骾
悪直意作立志二字
今本嚴字无（治要嚴字有）

設智謀以防救之也
引而復之 君若已有傾敗則引使復其未有之時
塞其間 塞君爲惡之間隙也
絶其源 絶君爲過之根源也
轉禍以爲福令君終世無憂 能轉君昔時之禍以爲今日之福而令終世无憂也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文謂簿書也職主也
辭祿讓賜不令受贈遺 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讓而不受也
衣服端齊食飲節素 守其廉潔不爲奢侈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 雖國之昏亂臣貞骾正任訐用邪而不諂諛以曲從君意
然而敢犯主之嚴顏面

初決外傳抄忠作志

護國得安作獲國安三字 以下有之字

誅作諫

今本謂作為 治要作謂

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夫昏亂之君好行誅戮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而能不憚嚴顏而言過失不辭身死莫護國得安故龍逄以之比干以之妄忘存必諫故不悔所行也）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祿（安其所居之官貪其君之爵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營私家之榮棄公室之事）懷其智藏其能（不用之以匡其君也）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言君思其善論想其良策同於飢渴猶不肯有盡節以告之也）容容乎與代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容容自安之貌左右觀望）

今本而作即 治要作而

今本詖作頗 治要作險詖

今本疾作嫉 治要作疾

（言亦言而取容）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言進退隨君不為匡諫也）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隱猶私也言私求具主之所好之物而進之以快其主之耳目心意之也）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言苟得与君合志同為歡樂豈顧其後害也）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詖險外貌小謹（内懷而外恭也）巧言令色（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心疾賢（疾害賢能恐君用之）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今本威作勢　治要同

今本操作招

今本權作勢
治要貴顯作顯貴

其義（異已意之得行）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皆由進人退人不以實故也）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能令是非无定所也）內離骨肉之親（弃宗族也）外妬亂朝廷（陷良善也）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威（威權皆在於已而不由其君也）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發已情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黨以富其家業也）又復增加威權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又增已之權矯主之命而作威作福以自尊顯也）

治要作諂主

今本作伺候可推而因附

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不義（進諂媚之言用邪佞之行而使其君陷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讒佞人共為朋黨以蔽主之明不得使其彰著之也）入則辯言好辭（諂於主也）出則更復異其言語（誹其君也）使白黑無別是非无間（間猶隔也言能點白作黑飾非為是使白黑是非无隔別也）候伺可不推白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謂候伺君之行支譖毀以成其惡如可推尋白而附會以為實然遂使主之過惡彰布境內流聞四隣之也）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今本理作治 治要同

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見人放樂死則見思見人放思此人臣之術也

之 今本同 治要同

##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易蹇卦六二爻辭也王臣謂二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臣之事君鮮能忠正故以蹇蹇之材為難也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為也忠臣則必諫其君春秋傳曰齊景公坐

於遄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杜預曰濟益也）君臣亦然（杜預曰亦如羮）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杜預曰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杜預曰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也）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杜預曰詩頌殷中宗也言中宗能与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羮警戒且平也和羮滷五味異於大羮之寂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余以為何如（余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奚何也）孔子曰鄙哉汝不

知也昔万乗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无過擧言擧事无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之也千乗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无道不失其國之也百乗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替ハ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无道不失其家也父有諍子不陷无禮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也士有諍友不行不義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也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忠也言其不得為忠孝也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鄭玄曰奉典從君父之令善只為善惡只為惡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也

新序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為忠勇見過則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見君之有過則犯顔而諫之諫而不用則以死繼之可謂忠之至也晋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也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謁者

官名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謁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

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夫臣於人者不其難乎窮通變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後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為臣不易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是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謂盡忠貞之言於其君无所藏隱也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謂能以死諍其君也

管蠡抄貴下有諫諍輔弼雖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異故俱謂社稷之臣与明君之所貴之三十一字

有能率群下以諫君君不能不聽群下謂衆臣也言必聽也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由其用諫故也竟能尊主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謂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也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所貴也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又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眴猶動也

入深泉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而不辭者此武士之勇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嚴顏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杜預左傳注曰軒大夫車）後雖有斧鑕之誅未為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於此五者以忠臣之勇為貴也（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之臣公正之士廣廷作色犯主嚴顏不顧乘軒之榮不憂斧鑕之戮而使國人泰理定功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為君子之所貴也）

代要論隋唐志載桓範世要論者此蓋避太宗諱世作代也羣書治要載之作政要論亦避諱耳

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矯君之枉正君之非）救上之謬也（救君上之謬誤）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理人之事）害於事則危國（國不安也）

危下治要道也二字有論語二字无

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鄭玄曰相扶王者也）

矣然則三字无危作之

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諫則无傾危也）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興貴在諫子若君父有非臣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

不可得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鄭玄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

臣軌上終



臣軌下

誠信章　慎密章
廉潔章　良將章
利人章

青裳文庫

##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欺期言能忠誠信實者則人皆愛矣誠信者即其心易知言无誠信者則不可知矣故孔子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上有誠信則易事下亦誠信則為知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取親於百姓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愛唯在誠信也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懷疑而不信言君臣誠通者則暗合而无疑誠異者則

呂氏春秋離俗覧貴信篇今本有異同可併見

(雖近而不信也)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鄭玄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无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鄭玄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輗穿轅端着之軏因轅端箝之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无信也)呂氏春秋曰信之為功大矣(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曰大也)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歳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乎(言人不可以无信也)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有煩危也)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失孝慈也)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无恭交也)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絶(不能久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者其唯信乎(信則終始不二)信而又信重襲於身(襲猶服也)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暢亦服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智焉言弓不調而勁則榷析馬不服而良則泛佚士不慤信而智則虜詐也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夫士无慤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爲亂君父師比豺狼而縱虎其可近哉也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傅子曰作傅曰

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信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體論曰君子修身莫善於誠信言誠信乃修身之本夫誠信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懷帰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與期焉有信故也此以誠信爲本者也故誠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貴也天地有誠信然後万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傅子曰言出於口結於心結謂纏結守以不移故立其身謂守其前言而不移易也此

君子之信也故為臣不信不足以奉君為子不信不足以事父 奉亦事也言事君事父不可以无信 故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則父子之情益隆 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則君臣之道離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情衰薄也 夫仁者不妄為 為得其時 智者不妄動 動合於礼 擇是而為之 不為非也 計義而行之 計合於義而後行之 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没而名足稱也 由其動為不失故也 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為本故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 言雖有仁智苟无誠信則不可以為君子也 以詐偽為本者謂之小人 言小人必无誠信也 君子雖殞善名不滅 身没而名揚也 小人雖貴悪名不除 位隆而悪著也

管蠡秘事化言

~~管蠡秘也下有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之十四字~~

悪悮悪悞

# 慎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謂若曾參顔回之儔謀慮機權不可以不密謂若孔光陳寵之儔憂患生於所忽忽輕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所忽也禍害興於細微言禍害之事皆從細微而起故螢溜漂都突煙焚邑之也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悔其可及哉故孟德長恨於英雄智伯永慙於水灌也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慎者取敗之道也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古本下慎管蠡抄作懼

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虞易曰思豫患慮（防）也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 為所非為必致傾危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吉乃大來也 唯智者能之 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 故恐懼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身為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失之豪釐差已千里成之

難毀之易雖終為善而一言敗之不可不慎也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論語曰駟不及舌鄭玄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之不及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及）自傷也 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反自傷己同於矢丸也 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迹不可止於遠 也發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後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 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韓康伯曰樞機制動之主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言於未觀未聞之前而救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言隱微尤爲顯見以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

是故君子愼其獨

（獨謂獨居）

在獨猶愼況於事君乎況於處衆乎

（言事君處衆則愼之弥甚也）

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

（響隨言而美惡影隨身而短長以喩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

言者所以召響也身者所以致影也

（言之所以召響自所以致影亦猶愼之所以致福慢之所以召禍也）

是故愼而言將有和之愼而身將有隨之

（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旣由人而與故當愼汝之言愼汝之身）

昔賢臣之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

（人或問之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礼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辭善則其稱君過則其稱已也）

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已出其爲事也必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已造

畏權而惡寵

（畏其威權惡其貴寵而不欲居之）

晦智而韜名

（晦其深智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

不覺事之在身不覺榮之在已

（言能混齊榮辱）

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寄其

外我竊其裏裏猶內也心尚閇之況其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乎也不
慎而慎不恭而恭或於無形斯大慎之人也故大
慎者心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不欲人
知只知謂只言也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
者閉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允典樞機十有餘
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藁者懼其事洩於
外沐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言其義慎深也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溫室
殿名也在長樂宮中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答溫室之樹而別以他語答之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
過享其榮祿周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時當作財

# 廉潔章

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為天之德也人能躰則天與之時所謂用天之道矣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時所謂分地之利也（矣）

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

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傷其身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廉言所為必合於道也

知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人

言知為吏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為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

理官莫知

悋一作怪

乎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故為寶也）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越分故也）知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是以遠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刼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必賤傾危之災故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性廉絜也）仲孫忌諫曰

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悋且不顯國也（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文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麁食蔬吾是以不敢（欲與國人同其好惡）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若唯自得則不足以行矣）若獨貪於奢侈好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文章謂錦綺之屬也）仲孫慙而退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賀其貧也）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

武子貴而能貪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貪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也吾所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曰（理璞玉人能治玉者也）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為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爭商賈之利也）受大者不得取小（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言己為相之祿足以自給其魚）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恃之以禦侮也）兵者將之所恃也（恃之以勝敵也）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推其誠心於將）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致其恭愛於兵）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為己不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將愛兵之道務使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為於己不可貪兵之財以殉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

昔齊晏嬰為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

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爲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者體也言兵將者共爲心體也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暑不張蓋寒不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謂徧得汲也軍幕未辦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齊勞逸

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若將無子弟之恩則兵無父兄之敬者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鬪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言以得衆心爲貴也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卒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則雖曰木

石猶感應矣、況以仁愛卒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乎。

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形也。兵因敵而制勝、謂因敵虛實制其尅捷之勝也。兵無常道、隨時之變。水無常形、任地之勢。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察。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

本書以何作何以整　化治

之師二字無

整作治

如化有　麾下有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八字

昔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為勝。吳子曰、兵以整為勝。武侯曰、不在衆乎。武侯之意以衆為勝矣。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万之師、何益於用。杜預左氏傳註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所謂整者、居則有禮、有軍旅之禮也。動則有威、有征伐之威也。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進退不失其宜故也。前却如節、左右應麾、謂得

用下有而字

前却之節應左右之麾也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呉起臨戰左右進劍呉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疑此將軍也軍法合戰則將作鼓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亂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宿謂斗宿鼓以進之援抱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四義



者百勝之術也謂侍之百戰百勝之術夫攻守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侍吾有備以待之無恃其敵之不攻當侍吾之兵整不可攻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防未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我守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己也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為人所擒慢為敵人所擒虜也昔子發為楚將攻秦軍絶饋餉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

其毋其間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以其絶於饋餉故用升分粒言不能全升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也又問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蒭豢黍粱牛羊曰蒭犬豕曰豢也後子發破秦而歸毋閉門而不納怒其失為將之道故不許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

懷其德也戰自五焉士卒懷其恩德故至於戰陣各自盡力一當敵之五焉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書曰峙乃糗糒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糒之粮也王又以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嗌嗌咽喉也士卒如有飫容飫飽懷其恩也戰自十焉一當敵之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蒭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死地謂升分菽粒康樂謂蒭豢黍粱雖徼得勝非其術也言非為將之道術也子非吾子無

入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為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能齊其勞其安危也）人懷恩德爭先矢石（爭先犯於矢石）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母者可謂知為將之道矣昔趙孝成王時秦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也（言括之才不堪將帥）始妾事其父（括之父奢）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上欲盡其力）所交者以百數（以道交之者又百數也）大王所賜金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不獨受君之賜）受命之日不問家事（專於君命）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東向而朝者君之南面也）軍吏無敢仰視之者（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王所賜金帛歸藏之（不及與士卒共之）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欲以自益）父子不同執心各異（奢仁惠括貪虐）願王勿遣（勿遣代廉頗也）王曰吾計已決矣（謂用括之心已定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己也）王曰不也（言必不使罪相

又也

括遂行代廉頗為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制故以覆為文也）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敗之機也

##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書曰惟天恵人史記曰秦命人為黔首也）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左傳曰天生人而樹之君）為君不能獨化故為臣以佐之（書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牧養）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處前而後不怨（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故居上而不不以為重）

（應龍而後不與其然）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非衣食不生故爲人之本也）人者國之本（國非人不立故爲國之本）人恃衣食猶魚之恃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皆引過以歸也）是以爲臣之忠者先利於人（利人然後乃爲忠也）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則易治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不拘蘷也）

然倶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天下）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貴其農也）勸農之急必先禁末作（末作謂雕文纂組也）末作禁則人無遊食人無遊食則務農（務勤農業）務農則田墾（墾開）田墾則粟多（倉廩實也）粟多則人富（田姓足也）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末作妨於農事故禁）至如綺繡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爲碎（謂雕文刻鏤也）或以易就難（謂綺繡纂組也）皆非久固之資徒豔凡庸之目如

此之類爲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本謂農功末謂末作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爲弃本遂末故故善爲臣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勞其人爲猶理也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徭輕賦以廣人財謂省人徭役十一而税也不奪

人時以足人用論語曰使人以時也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言必同其貧富也故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人匱者非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誰也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

蓄卅年耕而人餘十年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誠有此備也（有此勸農之備）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之者務在勸導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喩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管子曰齊桓公歎曰有仲父若飛鴻之有羽翼也）故至神攸契則星象降於穹蒼感潛通則風雲彰於寤寐（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覩也）其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麴蘗鹽梅未可以方其益（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也）諒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曰斯以著是知家與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毎以官闈暇景博覧瓊編觀往哲之彌誥覩前言之龜鏡（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巻循環庶令匡弼之賢更越夔龍之美（夔龍皆虞舜之臣也）爰申翰

墨載列緤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若使心帰大道情切至忠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也務守公平貴敎誠信抱廉絜而為行懐慎密以修身奉上崇臣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也自然名實兼茂禄位俱延荘子曰名者實之賓榮不召而來辱不遣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本戒慎者集慶之源若影随形猶聲逐響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

凡百群彦可不勗歟

臣軌下終

垂拱元年撰

本云
昔建徳二年辛亥後秋上旬比、、石川群東條龍泉寺於尊
満坊以清家文点如本不顧悪筆不憚後日比興或為
稽古或為学文所致書寫者也
同十月遂朱点了　桒門一箅 判 生年五三才
本云
元亀二年三月比以三条西亜相 実隆 秘本遂書功件本上帙旧本
下巻新寫也疑惑非一仍以古之奥書他本比挍之改正之了
右主衛督 判 兼右
以吉田右兵衛督卜部朝臣兼右本令書写畢
于時天正第二暦秋八月二十五六日宿雨半染山色浮
雲更蕭蕭月明感情非一矣
同廿七日遂朱点了　従三位清原朝臣枝賢 六十一歳

## 帝範臣軌二書跋

帝範二巻臣軌二巻也者共成于唐帝唐帝受隋氏弊聰明神武廢幾成康功德兼備自漢以來未之有自吁咨都嗟之後而元首股肱互爲治道故所以帝範臣軌之有作者也　本朝愽士讀之尤尊之至若鎌倉將軍家皆讀之有助治道久何

啻中華而已哉洛人林白水新鏤之
梓以欲行于世良有故哉白水需書
其後於是題之
寛文八年秋八月日
栁谷散人埜子苞父書

林和泉掾
版行

帝範臣軌二書以屋代伯賢依林祭酒蔵本校訂之本寫之了　真末

文化庚午八月四日以右寫本校讎狩谷望之

成簣堂

大正四年七月十二日印刷
（帝範臣軌奥付）
大正四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金貳圓五拾錢

不許複製

發行者　德富猪一郎
印刷者　渡邊爲藏
發行所　民友社
東京市京橋區日吉町三番地